



实践与反思：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内化与培育

钟 晨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必须锻造一支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研究遵循最大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原则,在高职学校和本科学学校共选取了4个春暑运社会实践案例,采用多个案例比较法,循着修正的分析归纳路径探究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内化的因果机制和培育路径。研究表明,高职学生在学校政策等多因素的催化下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产生认知失调、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进行个人反思、形成反思性认可、最终将工匠精神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高职学校要通过制定导向性政策、激发积极情感、选聘指导老师等培育学生工匠精神。

关键词:社会实践;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内化;工匠精神培育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2024)01-0046-09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4.01.008

一、问题提出

(一)工匠精神培育的时代背景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1]。这是“工匠精神”一词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同年12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上作出重要批示:“努力建成一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2]。这一批示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职业学校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具有工匠精

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3]。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两个要点:一是工匠精神的内涵;二是工匠精神要在实践中培育,而且这种实践是长期的。

(二)工匠精神培育的研究基础

2016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重要批示、重要论断将高职学校与工匠精神紧密联系起来:高职学校的任务和使命、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途径都强烈

收稿日期: 2023-09-27

基金项目:2023年湖北省中华职教社调研课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域下职普融通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HBZJ2023303);2021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专项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价值蕴含与实践机理研究”(项目编号:21Z121)。

作者简介:钟晨(1985—),女,湖北武汉人,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德育。

呼唤工匠精神。在中国知网以“高职”并含“工匠精神”为关键词作主题搜索,文献来源限定为高等教育类和职业教育类属的25种核心期刊,剔除与主题相关度不高的卷首语、论文等,共得到100篇与工匠精神相关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探索工匠精神的内涵、价值、要素、要义等。例如:王丽媛提出工匠精神的内涵是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严谨(一丝不苟)、耐心(专注、坚持)、专业(敬业)^[4]。李小鲁从批判对工匠精神庸俗化和表浅化的理解着手,提出工匠精神具有专业性、职业性、人文性三大特征,是专业精神、职业态度、人文素养的统一^[5]。当前高职院校的工匠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涵养“工匠精神”已成为师生共识。但由于对工匠文化教育的意义认识不足、工匠文化教育的主体较为单一、传统观念中对技工职业地位不够重视等原因,以至于目前还存在对“中华工匠文化”认知不够深入、对“工匠精神”内涵的理解同中有异、工匠文化教育方式不够丰富等问题。^[6]这类研究厘清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素,为后续的实际培育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探究工匠精神与高等教育领域其他研究对象的关系,如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改革、校园文化建设、高职学生核心素养、大学生就业、人才培养标准等。王文涛从学理研究、文化现象、基本内涵、实现路径几个方面探讨了工匠精神与高职教育改革的关系^[7]。郑义认为,注重工匠精神的价值引领有助于破解农业高职院校学风建设难题^[8]。罗俊、刘永泉以工匠精神为导向,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外贸跟单实务课程为例,对“课中厂”教学模式作了有益的探索^[9]。这类研究大多将工匠精神当作“解题思路”“解题方法”去破解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高职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

三是探讨工匠精神的培育。随着工匠精神上升为国家意志,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工匠精神的培育实践,并在不同实践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类成果大致可分为宏观层面针对培育的元研究(回顾、现状、问题、对策、反思、展望、探析);中观层面高职院校的培育路径(通过校企合作、校友文化、大学生社团、行业标准、产教融合等)、培育效果(效果评估、质量保障)等。胡彩霞、檀祝平通过剖析工匠精神“涵”“魂”“道”“楷”四方面内容,提出工匠精神培养的四大要义——“里应外合”的综合境域、“育人为本”的根本理念、“圆融中和”的指导思想、“曲径

通幽”的培养路径^[10]。顾卉^[11]、尹秋花^[12]等学者在分析工匠精神培育困境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特色校园文化、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课程思政改革等培育工匠精神。王军、张湘富以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协同“四导制”“五平台”为例,介绍了该校在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领域所作的积极探索^[13]。

总的来说,2016以来我国工匠精神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6—2020年),即: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匠精神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工匠精神内涵作出重要论断之间,学者们对工匠精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工匠精神的内涵、意蕴、必要性等。这一阶段还兼有一部分对工匠精神培育、与高等教育其他研究主题相结合的研究。第二阶段(2020年至今),这一阶段关于工匠精神培育的研究持续增长,这反映我国进入新时代后实践精神的复兴^[14]。学者们对培育的理论基础、策略路径的探索不断深入,但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中观层面的探讨,且部分成果有重复,深入学生个体的具体的培育实践研究较少,且停留在介绍层面。

不论是探讨工匠精神的内涵意蕴,还是反思工匠精神的困境出路,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内在价值观上,表现在人的外在行动上。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指出:“实践育人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至关重要”^[15]。高职学生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学习特点、学习习惯决定了实践是促进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内化于心的最佳途径^[16]。由此可见,实践环节对于大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充分借助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从而全方位地建立起工匠精神的实践培育渠道^[1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武汉铁院)的春暑运社会实践活动是该校培养工匠精神的主渠道。60多年来,武汉铁院确立了“立足铁路、服务湖北、面向社会”的办学定位,走出了“跟着铁路转,联合铁路办,帮助铁路干,乘势谋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18]。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发展道路也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的选择和布局中,多年来学校紧紧依靠轨道交通行业背景,牢牢把握专业优势,积极与各铁路局开展合作,大力引进“双师型”教师等,为春暑运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

本研究将把关注目光放到高职学生身上,以武汉铁院持续开展十七年的春暑运社会实践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选取4个春暑运社会实践案例,梳理学校如何将学生工匠精神的价值内化与磨砺置于实践之中,在社会实践案例和理论建构中不断比较、反复思考,以找到工匠精神内化的因果机制,分析实践促进工匠精神内化的作用机制,尝试回答好“实践如何促进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内化?”“高职学校如何培育学生工匠精神?”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路径

运用修正的分析归纳法开展质性研究,通过观察、访谈、分析,探究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价值内化机制与培育路径。理论建构的过程像是一个漏斗^[20],最开始的理论是宽泛的、模糊的,经过比对和修正层层“窄化”,最后聚焦为一个理想类型的理论模型,以解释理想状态下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价值内化机制,研究路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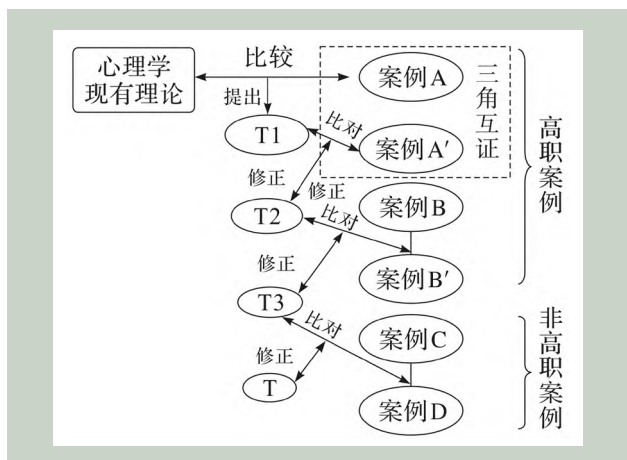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路径

(二) 研究方法

采取多个案比较法,尝试通过对少数量多个案的比较(small-N cases studies),探究春暑运社会实践是否能促进工匠精神的内化、需要哪些催化条件。该方法所建构的理论具备叙事性、解释性、开放性等特点,适合探讨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现象^[21]。作为一项服务于高职学校实践育人的研究,所建构的理论应当是能揭示工匠精神内化的因果机制的、探讨高职学校层面的中层理论;应当具备依循春暑运社会实践史的叙事性、对不同春暑运社会实践个案的解释性和能推广到其他高职学校的开放性。因此选择多个案比较法恰当且必要。

(三) 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方法

1. 数据搜集方法:参与式观察、标准化开放式访谈
按照最大目的抽样、滚雪球抽样的原则,在武汉铁院和另外两所本科学校中共选择了6名受访者,其中4人参加过1次以上春暑运社会实践,将作为本研究的重点研究案例。武汉铁院的4名学生中,有2人参加过1次以上春暑运社会实践,1人参加技能大赛备赛作为社会实践,1人从未参加过社会实践。另外两所本科学校的学生均参加过春暑运社会实践。为了充分发掘信息,采取参与式观察、标准化开放式访谈的数据搜集方法。课题组成员以春暑运社会实践指导老师身份参与到春暑运社会实践筹备、进行、总结的全过程,近距离对实践全过程进行观察和考量。春暑运社会实践结束后,课题组采用标准化开放式访谈进一步搜集数据,即:用德尔非法编制一套访谈问题集,让受访者经历相同的程序,谈论相同的话题。访谈时,受访者在谈论任何话题时,课题组成员都要与访谈对象进行对话,以便尽可能地挖掘受访者的不同观点、不同想法。

2. 数据分析方法:叙事分析、文本分析、编码

对搜集到的资料采取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和文本分析的数据分析方法。采用叙事分析主要了解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包括参加社会实践的动机、次数、经历、体会、成果等,以便将其进行编码和聚类。采用文本分析主要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受访者提供的资料,以探究对不同受访者而言哪些实践项目是有意义的?哪些实践内容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又是如何开展社会实践的?

三、研究过程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克姆(Émile Durkheim)首先提出“内化”这个词,并把它定义为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观转化为个人行为习惯,其基本进程是从自律到自主^[22]。依据心理学相关理论,高职学生必然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最终才能将工匠精神内化。因此,在正式研究前课题组将高职学生工匠精神价值内化的机制大致确定为:依从、同化、顺应三个阶段,然后依次将案例与之比对、修正。

(一) 通过最大目的抽样找到案例学生A,对案例A进行微分析

为保证个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课题组遵循最大目的抽样的原则找到了学生A。学生A是武汉铁院2017级学生,在校期间共参加3次春暑运社会实

践活动,且未参加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任课老师和辅导员普遍反映该生对待学习和工作一丝不苟,做事情有一股精益求精、不懈追求的工匠气质。

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标准化开放式访谈了解到,学生 A 最初参加春运是因为学校素质教育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职业发展素质占 2 个必修学分,参加春暑运社会实践可以认定素质学分”(依从一政策导向)。此外,评优评先细则中规定,春暑运社会实践可以作为参评的加分项,这也是学生 A 报名参加的重要原因(依从一功利导向)。第二年暑运社会实践方案还未公布,学生 A 已多次向辅导员表达再次参加的意愿。问其原因,学生 A 表示在春运中第一次体验到“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的获得感(同化—积极的情感体验),锻炼了本领,各方面都感到收获很大(同化—持续的正反馈)。最后一次参加有些曲折,因为辅导员考虑名额有限,而学生 A 已经参加过两次,原本打算劝她让给其他同学,但在该生的坚持和社会实践基地的协调下,最后如愿以偿(顺应—内驱力)。经过这三次的春暑运实践,学生 A 认为完全改变了她原来只想做“大事”不愿做“小事”的想法。在售票、旅客引导等岗位上的锻炼使她深刻理解何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学生 A 提到,刚去售票岗位时曾因紧张和不熟练算错账还赔

过钱,后来即使一天经手数十万元也分毫不差。虽然随着网络购票的普及化,车站售票窗口的工作量大不如前,但只要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做好像售票这样的一件件小事,大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顺应—个人反思)。

将案例 A 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初步的开放式编码,得到理论模型 T1(如图 2 所示),该模型能较粗略地反映哪些因素与工匠精神的内化有关。

理论模型 T1 显示,案例学生 A 在依从阶段表现出既屈服于外部的政策规定,又遵从于内部功利主义的实践理性,尚未出现自律和自主。在同化阶段,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持续的正反馈,表现为主动要求参与实践,即:把学校关于春暑运社会实践的规定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成为自主选择。在顺应阶段,学生经过多次实践和个人反思,将工匠精神所承载的态度、价值、规范等转化为自身稳定的价值观、信仰信念。案例学生 A 原本的认知是“做大事”,实践中要做的却都是“小事”,学生在更深入的社会实践中进行了反思,逐步认识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可见在社会实践和价值内化过程中,必然伴随学生的认知失调和矛盾冲突,理论模型 T1 在这方面还不饱和,需要进一步搜集“社会实践与个人反思”这方面的资料,以便完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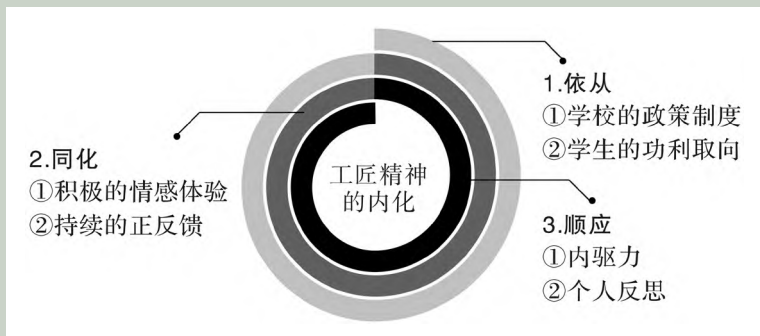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个案 A 的理论模型 T1

(二)通过滚雪球抽样找到案例学生 A',对案例 A' 进行“三角互证”

学生 A' 除了参加过春暑运社会实践,还参加过“三下乡”等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A 和 A' 在年级、参加社会实践的频次、平时表现、师生评价等方面非常相似,因此可以作为夯实 T1 的辅助案例。据学生 A' 表示,参加春运也是因为职业发展素质占 2 个必修学分(依从一政策导向),参加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依从一兴趣导向)。同时,作为学生干部,想在社会实践

中锻炼组织协调能力。学生 A' 还提到,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刨去一个学期的实习时间,真正在校只有两年半,时间是很紧迫的,想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蓄力(依从一角色身份定位)。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中,学生 A' 都获得了学校、实践基地、老师、师傅的良好评价(同化—积极的情感体验),一些突出事迹还登上了省级新闻媒体(同化—持续的正反馈),学生 A' 感到自己的工作对他人和社会是有价值的、被认可的,内心很满足感(同化—自我实现)。

将案例 A' 与理论模型 T1 进行比对发现,在依从阶段个人兴趣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外界的积极评价能极大地激发学生投身社会实践的意愿。与学生 A 相比,学生 A' 更加认同社会实践对人的提升作用,但对实践中培养个人工匠精神的认同缺失。

课题组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学生 A' 的社会实践覆盖面广而程度浅,没有在某一个领域长期实践,因此不容易产生对“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共情、体验和信念。经过上述比对和修正,得到理论模型 T2,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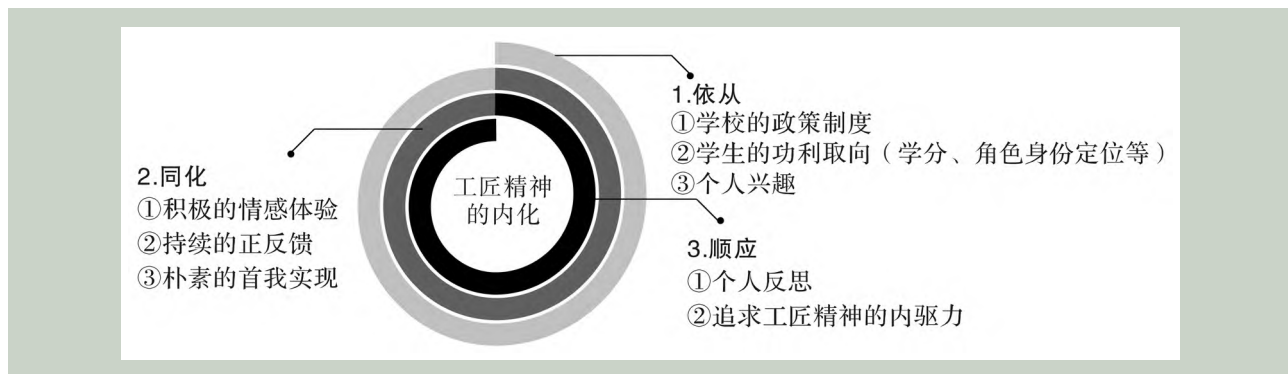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个案 A、A' 的理论模型 T2

(三)通过目的性抽样有意识地寻找反例,找到案例学生 B

为了探究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的学生是否能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通过目的性抽样找到了学生 B。学生 B 没有参加过包含春暑运社会实践在内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该生表示知道春暑运社会实践可以认定 2 个职业发展素质学分,但是不想占用自己的寒暑假时间,因此他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参加校内公益劳动、志愿服务来获得 2 个必修学分。校内的公益劳动主要是打扫教室、实训室、公共区域等,志愿服务以公交站执勤等为主,这些都比春暑运要轻松,他通常在大一学年修够学分就不再参加了。

学生 B 的案例表明,某些时候硬性的政策制度也存在导向动力不足,甚至失灵的情况。学生 B 仅满足于完成替代性任务,没有体悟、反思和持续参与的意愿,工匠精神的萌芽和内化也无从谈起。

(四)通过目的性抽样,找到案例学生 B',寻找特殊的社会实践个案,继续修正理论模型

学生 B' 参加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技能大赛备赛,但唯独没有参加过春暑运社会实践。自进校以来,学生 B' 不仅每个寒暑假都在备赛,大部分周末节假日也在备赛。学生 B' 表示,由于专业原因自己今后不从事轨道交通类工作,认为参加春暑运社会实践对今后工作帮助不大(依从——基于个人职业规划的实践理性)。学生 B' 进校不久就通过层层选拔加入技能大赛的备赛队伍。第一次站在省赛的领奖台上, B' 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同化——心灵的巅峰体验),这也进一步激励他继续备赛,挑战自我,向着国赛一等奖发起冲刺(同化——自我提升的实践理性)。学生 B' 有过参赛经验,十分清楚全国技能大赛与省赛不同,赛场上高手过招,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促使他在备赛时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力争做到每一个技术动作完美无缺(顺应——价值认同)。

根据案例 B 和 B' 中搜集到的资料,在 T2 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 T3,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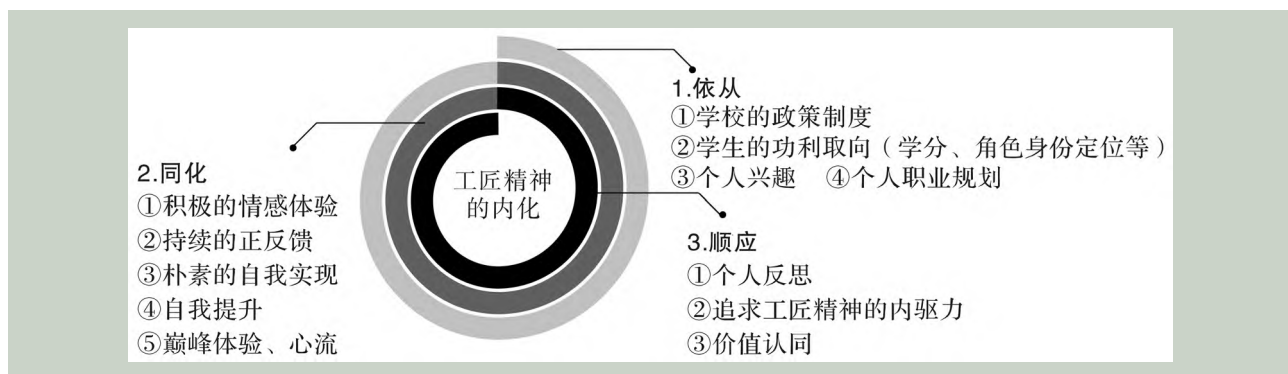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个案 A、A'、B、B' 的理论模型 T3

学生 B' 出于对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强烈渴望,不仅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而且还外化为对技术技能的无限追求,这是在春暑运社会实践中很难观察到的。但是,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入选技能大赛参赛队伍,因此案例 B' 不适用于大多数学生,无法大面积推广,不是本研究要考量的重点,仅作为修正理论的个案。

(五)通过目的性抽样,有意识地寻找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个案,厘清理论边界

通过抽样,找到某综合性本科学校的学生 C,该生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参加了一次春运。寒假期间,学生 C 看到共青团组织发布的招募志愿者通知(舆论宣传),觉得很新鲜,虽然不知道春运要面临什么,但还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动报名(冲动)。真正投入春运中,一开始人是“懵圈”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也没料想春运那么多人、绿皮车条件那么差。然而春运不会给志愿者们太长的适应期,在冲动、责任、任务的裹挟下学生 C 迅速投入春运,竟然很快得到旅客的认可、需要、表扬,因此也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念。此外,课题组还找到某轨道交通类本科学校的学生 D。该生在校学习过很多高铁工匠的事迹(例如:焊接高铁的大国工匠、为大功率 IGBT 芯片“代言”的高铁工程师、盲配钥匙的高铁钳工),很明确地知道春暑运社会实践对个人能力的锻炼和今后工作的帮助。他是带着对高铁工匠的崇拜和对春运社会实践的憧憬参加春运,并持续了两个春秋。

学生 C 在社会实践中也产生了认知失调和矛盾冲突,但春运迫在眉睫没有给他过多的空间去反思,反而是在赶鸭子上架式的实践中,收获了他人认可,从而调和了内心的矛盾冲突。学生 D 最显著的特点是参加春暑运社会实践前就对大国工匠、工匠精神、高铁工匠有较全面的认识,是出于理性的自我提升目的,自觉、自动、自主投身社会实践。学生 C、学生 D 面对春暑运社会实践的态度、动机等,在高职学校、高职学生中很难见到,案例选取均达到了确定理论边界的目的。

为了在理论模型 T3 和案例 C、D 之间建立联系,课题组借鉴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把新属性与理论模型 T3 进行聚类和抽象,得到最终的理论模型 T,如图 5 所示。研究至此,理论模型达到信息饱和、理论性饱和:通过 A' 信息饱和、通过 B、B' 理论性饱和、通过 C、D 理论边界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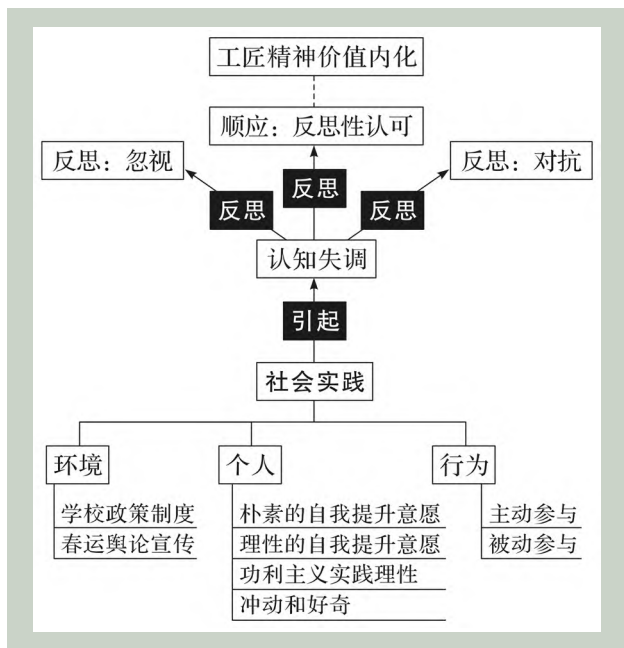


图5 理论模型 T: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内化路径

最后,课题组将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内化路径合成一张相片,将工匠精神的内化过程看作是一棵果树开花、结果的生长过程:社会实践是土壤;学校的政策制度、学生的实践理性等是养分;认知是枝干;个人反思是花;工匠精神是反思性认可^[22]这朵花结出的果实,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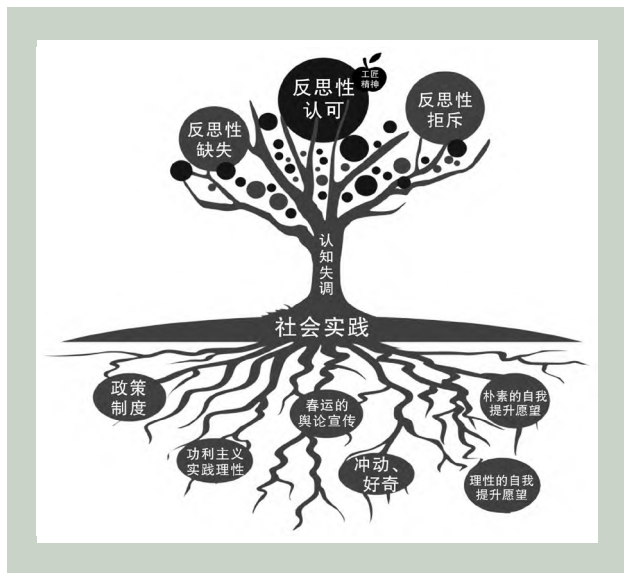


图6 工匠精神内化树状图

根据树状图,在工匠精神生长、开花、结果的历程中,不同主体可以从任意一个节点切入,促进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内化。例如:高职学校可通过拓展社会实践基地的数量和类型,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多样化选择;学生工作部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让制度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宣传部门加大

对社会实践的宣传和优秀实践者的表彰,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组织部门将是否参与社会实践指导作为职称评定和干部选拔的标准,引导一批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全程参与社会实践^[20],敏锐捕捉学生在实践中的认知失调,帮助学生进行个人反思,孵化出对工匠精神的反思性认可。

四、研究结论

(一)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价值内化过程和机制

1. 启航:在多因素催化、裹挟中参与社会实践

这是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内化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一步。绝大部分高职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前对工匠精神的认识是模糊和粗浅的,促使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因素主要来自学校的政策规定,次要来自功利主义的驱动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还有少数是出于个人兴趣、好奇、冲动。这是一个被动的,迫于外部压力作出的规范性“依从”动作,但这是表面上的,学生内心对工匠精神的内容、价值并不完全清楚。

2. 迷航: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产生认知失调

高职学生进入生动、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场域后,所经历的事情、遇到的问题等与他们原有的价值观产生矛盾、冲突。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这说明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认知失调。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理论,个体为了恢复认知平衡,通常采取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增加新的认知、改变认知等方法来调整^[24]。

3. 复航: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进行个人反思

在恢复认知平衡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是学生在社会实践指导老师的教育引导下,通过再次投身社会实践和积极反思同化了工匠精神;二是学生迫于严格的社会实践管理规定身体上再次投身社会实践,但心理上退回到心理舒适区,只想赶快完成任务结束社会实践,行动上表现为消极应对、敷衍了事。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只有当高职学生通过个人反思在社会实践中增加新的认知,让个人认知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平衡,才能迈出工匠精神价值内化的关键一步。

4. 远航:形成反思性认可,将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高职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成功的个人反思,形成反思性认可,外在表现为认同、消化、吸收、悦纳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改变原有价值态度,并自动自觉地按照工匠精神的价值规范行动。这一转化过程是高职学生通过个人反思,重塑自我的过程。

(二) 高职学校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路径

1. 以导向性政策推动高职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参加社会实践前,大部分高职学生还不能理解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更遑论工匠精神的意蕴和价值。高职学校在积极教育、引导、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不放弃给他们施加一定的压力推动他们参与其中。例如制定详细的政策制度、出台配套措施、改革人才培养方案等。

2. 以积极的情感体验增强社会实践的吸引力

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增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意愿,激发学生对工匠精神的情感共鸣。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挖掘,例如参加春暑运时素不相识的旅客发自肺腑的感谢、送走最后一批旅客时突然安静的火车站、对一丝不苟的国赛指导老师的钦佩等。根据霍夫兰(Hovaland)和卢森堡(Rosenberge)所提出的ABC态度模型,态度由情感(affect)、行为倾向(behavioral tendency)、认知(cognition)三个维度构成。这种源自学生内在的、自发的情感偏好,将促进学生对工匠精神的理性认同^[25]。

3. 以富有成效的实践引导促进工匠精神内化

高职学生要将工匠精神转化为自身的、稳定的价值观,最终依靠实践中的学思践悟。因此高职学校要组建一支以社会实践指导老师为主,企业指导老师、专职辅导员、学生助理为辅的多层次指导队伍,协助学生正确认识、主动反思、坚定信念,让学生在实践中实现工匠精神价值内化。

五、反思与展望

(一) 主动与被动:教育灌输真的不好吗?

社会实践前,高职学校通过教育灌输(例如:第一课堂漫灌、第二课堂滴灌等),期待学生能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实践、自觉自愿培育工匠精神。现实中,这种灌输常常要面对包括教育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批判。尽管如此高职学校仍在坚持教育灌输,说明这是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和合理性的,问题可能不

出在教育灌输上。教育灌输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方法,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预备阶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让每个学生都知道社会实践、了解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潜伏在学生的血脉里,并在学习、生活方方面面不经意间轻轻地提醒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代的高职学校不是取消围绕工匠精神的教育灌输,而是探索学生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方法,为学生提供大国工匠的选项、埋下工匠精神的种子,静待他们在社会实践的沃土上开出花朵。

(二)不能与不为^[14]:高职学校能包揽全部责任吗?

在教育灌输、政策制度的多重作用下,仍有高职学生采取迂回的、替代的方法成功“避免”了参加社会实践的硬性要求。政策制度的失灵,反映出高职学校的“不能”。而某些本科学校中,尽管学校没有明文规定,学生仍然能明确目标、准确定位、主动规划,自觉、自动、自主投身社会实践。这是否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远未达到肩负起“培育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的全部责任?跳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贸然讨论如何让职业教育承担工匠精神培育的责任,是“对错误的对象谈错误的话题”^[26],这是职业教育的“不能”而非“不为”。新时代的高职学校要厘清工匠精神培育中的“不能”“不为”,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培养学生职业精神、人文素养等方面再下功夫,让“不能”“不为”朝着“可能”“有为”的方向发展。

(三)理智与情感:冲突都是消极的吗?

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一些矛盾冲突逐渐浮出水面,例如人际关系冲突、时间管理冲突、价值观冲突等,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高职学生,也影响社会实践的可持续发展。矛盾是普遍和绝对的,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27]。工匠精神的内化过程正是一个认知冲突不断产生、消解、重构的过程。教育者要善于利用学生的认知冲突,甚至有意识地创设和增加引起学生认知冲突的实践环节,以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兴趣和冲动,激活学生思维,促进学生探索认知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在学思践悟中内化工匠精神。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 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EB/OL].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6-03/17/content_5054901.htm, 2021-08-20.

- [2] 中国政府网. 李克强:切实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EB/OL]. http://www.gov.cn/premier/2016-12/02/content_5142246.htm, 2021-08-20.
- [3] 新华网.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24/c_1126781907.htm, 2021-08-20.
- [4] 王丽媛. 高职教育中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J]. 职教论坛, 2014(22): 66-69.
- [5] 李小鲁. 对工匠精神庸俗化和表浅化理解的批判及正读[J]. 当代职业教育, 2016(5): 4-5.
- [6] 杨佳思. 高职院校“中华工匠文化”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J].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3): 35-40.
- [7] 王文涛. 刍议“工匠精神”培育与高职教育改革[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1): 188-192.
- [8] 郑义. 农业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对“工匠精神”的诉求与路径优化[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16): 76-80.
- [9] 罗俊, 刘永泉. 工匠精神指引下高职院校“课中厂”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以《外贸跟单实务》课程为例[J]. 职教论坛, 2017(20): 64-67.
- [10] 胡彩霞, 檀祝平. 高技能人才工匠精神培育的“四大要义”[J]. 职教论坛, 2017(31): 15-19.
- [11] 顾卉.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困境与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19(17): 36-40.
- [12] 尹秋花.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19(6): 38-41.
- [13] 王军, 张湘富. 校企协同“四导制”“五平台”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 2019(10): 58-60.
- [14] 曹靖. 我国“工匠精神”培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 职业技术教育, 2017(34): 20-26.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6870/201201/t20120110_142870.html, 2021-08-20.
- [16] 黄君录. 高职院校加强“工匠精神”培育的思考[J]. 教育探索, 2016(8): 50-54.
- [17] 徐海云. 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价值内化理路及其培育路径[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9(1): 62-66.
- [18]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简介[EB/OL]. <https://www.wru.edu.cn/xxgk/xxjj.htm>, 2021-08-20.
- [19] 钟晨. 高职学校社会实践育人成效评价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0(11): 235-240.
- [20] 林小英. 分析归纳法和连续比较法:质性研究的路径探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2): 16-39.
- [21] 蔺亚琼. 多个案比较法及其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11): 39-50.
- [22] 骆郁廷.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34.

- [23] 林小英, 宋鑫. 促进大学教师的“卓越教学”: 从行为主义走向反思性认可[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2): 47-72+190.
- [24] 何旭明, 陈向明. 学生的学习投入对学习兴趣的影响研究[J]. 全球教育展望, 2008(3): 46-51.
- [25] 欧晓静, 左倩倩.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心理机制研究[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62-66.

- [26] 臧志军. 故意说反话系列(二): 别闹了, 少谈点“工匠精神”[J]. 职教通讯, 2016(7): 2.
- [2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07.

[责任编辑: 陶济东]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ship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Zhong Chen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Wuhan Railway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mportant task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team of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with craftsmanship. Followed the principles of maximum purposiv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A total of 4 social practice cases of the spring and summer transportation were selected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undergraduate schools. A multiple case comparison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ausal mechanisms and cultivation paths fo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raftsman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ollowing a modified analytical induction path. Research show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social practice under the catalysis of school policies and other factors, produce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practice, conduct personal refle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structors, form reflective recognition, and eventually internalize craftsmanship as their own values.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craftsman spirit by formulating guiding policies, stimulating positive emotions, and selecting instructors.

Keywords: practic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raftsmanship internalization; craftsmanship cultivation